



董雅蘭

56.11.4 生

河北省柏鄉縣人

東吳大學中文系畢業

■經歷／

雜誌主編

■作品／

「墓誌銘」——第八屆雙溪現代文學獎

詩第二名、「樹之沈思」——第九屆雙

溪現代文學獎散文第一名、「在視線

與思維交界的地方」——第十屆雙溪

現代文學獎詩第二名、「掘」——七十

六年詩選（爾雅出版社）、「波浪畫

室」——七十七年詩選（爾雅出版社）

且來花裏聽笙歌

散文組第一名 董雅蘭

常常，在有緣與一朵嫣然的花兒相遇時，我總會忍不住地想問：這世上究竟還有多少我們喚不出名字的花朵？她可能正隱身於一處僻靜的山谷，繁衍著神秘的奇香；也可能正熟睡於飛禽的巢邊，等待初春的第一聲鳥鳴；直到有一天，當我重新翻閱古詩詞的那一剎那，我才恍然發覺，原來，索頭即是花園。

於是，我的心再也不叨叨絮絮地追問每一朵花的名字了。是花，就免不了繁華凋零；是人，就免不了生死流轉。那些曾經刻骨銘心活過的詩人，以他們有限的生命，灌養了一方無限沃美的泥壤，讓有緣與他們相遇的苞蕾；開花成詩，吐香成歌。而千百年後的我們，也就憑繫著這份文字因緣，與花朵們共聆宇宙天機，分享生命喜悅。

於是，季節的遮煙就不再是賞花的藩籬了，只要恬靜地坐下來，泡一杯溫潤的茶，索頭的扉頁裏，自然會有一朵解語花，以樸實的情懷向你邀約，且來花裏聽笙歌……

之一·寂寞的時候

四面垂楊十里荷，問云何處最花多，畫樓南
畔夕陽和。天氣乍涼人寂寞，光陰須得

翻翻古書，你會發現荷花有好多名字。

她就像個才情豐沛的創作者，能詩能文能畫能歌，那整個夏季破泥而出的故事，豈是你我一聲「荷」字便足以了得？在大地上以污泥鋪積而成最難落筆的一張紙上，她從容自在的寫下了生命的軌跡，以花之婷婷、葉之圓滿、子之香甜，藕之纏綿。

如此輝煌的創作年表，任誰見了都要歡喜讚嘆吧！世世代代不同時空領域的人，也紛紛振筆疾書，記下這美的一頁，以他們最熟悉的一個名字。

於是，一提起荷，你會聽到賞花人來自四面八方的合聲。薰風習習之中，拂過我們記憶深處的名字還有芙蓉、菡萏、水芝、芰荷、芙蓉……以及蓮。

蓮到了胸懷灑落如光風霽月的周敦頤眼中，自然就成了出淤泥而不染的君子了，如果要追溯起她的前世，也許就是屈原身上那一襲象徵著高潔心志的「初服」吧！在「離騷」這篇愁腸百結的自傳裏，他仍是一本初衷，堅毅地闡述著「製芰荷以為衣兮，集芙蓉以為裳」的原則，不貪戀任何一絲纖錦繁華。

繁華似夢，君子不畏衆人皆醉我獨醒的寂寞，矢志要做一株不可褻玩的蓮。

比起歷代以蓮自居的高節志士，蘇東坡的膽識智慧，也是澎湃激昂，銳不可當的，而且還多了一份旁人所沒有的自在風趣。每每於山窮水盡處，自創桃源。

然而有一天，豁達的東坡也不禁寂寞起來。

寂寞就像荷花一般，有著許許多多的名字，無論是熟稔的或是完全陌生的。在文字尚未發明的太初，在結繩記事還不能打出意味著「寂寞」的複雜心結時，大自然早已善解人意地表達出我們無法言喻的愁思，以一支支兀立於泥沼之上百般思索而尚未想開的荷。

那花瓣兒交疊閉合的苞蕾，多像我們懵懂混沌的腦袋，風來時，左一個寂寞，右一個寂寞，晃盪不安。當東坡帶著微涼的心，以及醉人的光陰之酒，獨自行走於四面垂楊之外時，奇妙的因緣使他聽見不同凡響的樂聲。

他撥開垂楊，撥開內心絲密糾葛的寂寞，當機立斷地對自己說：「且來花裏聽笙歌」。

原來，那十里荷花早已綻放多時了，在苞蕾想開的那一刻，花瓣們便恍然大悟地放下一切束縛，坦蕩蕩地舒展生命，讓夏日陽光吮乾苞蕾深處的淚水，讓自己成為一朵真實的荷。

那混沌未開的腦袋還等什麼呢？想不開的只有繼續做一團污泥，想得開的便足以成就婷婷之花。寂寞的時候思索著思索著，東坡又再一次地找到了柳暗花明的新契機。

之一·臨水讀花

五年江上損容顏，今日春風到武關。
兩紙京書臨水讀，小桃花樹滿商山。

——元稹，西歸絕句——

在照相機尚未發明的時代，詩人便是攝影師，他把天空的雲彩、飛鳥的姿態，以及摯友的容顏，通通寫在詩裏，就像我們把生活中一切值得留念的畫面，畫數攝入底片裏一樣。

只要你攤開詩，讓描寫大自然的句子在腦海中走一回，那些山啊水啊就彷彿經過了暗房處理，帶著一份「不朽」的驕傲，鮮明生動地來到眼前。

也許是因為光陰稍縱即逝吧！攝影師不斷地拍照，詩人不斷地寫詩，他們捕捉的每一個剎那，都想為生命留下「曾經擁有」的見證。雖然，有些畫面距離我們年代久遠，但詩是永不發黃的相片，否則，元稹「西歸絕句」中的嫣紅桃花，怎麼好像才剛剛在我身邊開出了春之喜悅呢？

在生命這條難以探測的河上，元稹與他的好友白居易一樣，經歷了不少急流險灘。元和五年的時候，元稹為了彈劾懲治不法官吏，與宦官劉士元起了衝突，之後就被貶江陵。「五年江上損容顏」，從一名堂堂的長安監察御史，變成小小的江陵府士曹參軍，元稹可真是遇到一瀉直下的急瀑了，又快又狠地將他推入死潭一般的世界，一困就是五年。

五年，可以讓一個襁褓中的孩子站起來，又蹦又跳地認識這個世界；五年，也可將一個壯年人的身心，磨損得百般憔悴。枯枯榮榮，沒有誰能料得到，拿得準，除非生命能像天上月，缺了又圓，圓了又缺，缺了再圓。

但是今天不同，「損容顏」的往事就在詩中一筆帶過吧！因為元稹終於得以奉召回京，光明的遠景令他無暇回顧，只想讓自己如解凍後的江河，一路無礙地直奔長安。

時序正是春天，元稹沿唐河、浮漢水，順利地越過武關，直溯丹河，這人世間的水脈道路，彷彿都為他而開了，五年的苦悶又算得了什麼呢？春風一吹，他便笑顏逐開，心念如河水一般柔軟。

就在回京的路上，元稹接到了白居易和李復言寄自長安的書信，這兩紙京書，多像一雙從天而降的船槳啊！元稹的心在友情的護衛下，航行得更加愉悅了，每一絲的流水都能照見他的喜樂。體貼他的感覺。而在水上，就彷彿躺在老天爺的懷抱裏一般，既興奮又惶恐，他也许忍不住地想擰一擰自己，看看這一切是不是夢吧！

快樂，真是件筆墨難以形容的事。

臨水捧讀書信的元稹，該如何向友人傾吐內心的感動，為這首「西歸絕句」作結呢？猛抬頭，江岸桃花已臨水展顏。

一切都盡在不言中了，因為花的容顏就是詩人的容顏，「小桃花樹滿商山」是元稹回京途中最得意的一張相片。也是最難忘的一張相片。

元和十年正月，元稹順利地自唐州回京，但同年三月，卻再度遠謫通州，這恐怕是他舟行於一片花光水色中時，不曾料想到的吧！然而商山的桃花，已真真實實地為他綻放過，並不朽於詩中，誰能否認他曾經幸福得如同一朵被春天眷顧的桃花呢？

之二·木犀病房

病起蕭蕭兩鬢華，臥看殘月上窗紗。豆蔻連梢煎熟水，莫分茶。枕上詩書閒處好，門前風景雨來佳。終日向人多醞藉，木犀花。

——李清照，攤破浣溪沙——

一位詩人曾告訴我一段與花相遇的小插曲。

那年，他在軍中服役，鎮日操練著各種作戰要領，腦子裏除了當下的口令、動作，便是一些模糊的過去與未來了。尤其是在陌生的山中行軍，夜裏星星碩大無比，他扛著槍，背著沈重的裝備，不禁思索起荒謬的生活中，敵人是不是就是自己？一聲「臥倒！」，他與大地緊緊相貼，槍口瞄向遠方，無名小花在眼前矗立。

用「矗立」來形容這朵花的姿態，可真是一點也不為過哩！為了戰爭，堂堂五尺之軀在小花面前俯首稱臣。他說，那一刻的感覺好快樂，管他是行軍還是臥倒，他第一次這麼仔細地端詳了一朵花，知道天堂就在與他擁抱的大地上，而戰爭，戰爭不屬於這個地方。

這真是段美的相遇，讓人不禁猜想這朵小花是天使變的。

有的人終其一生都是太平盛世，有的人卻在戰爭中九死一生，無論幸與不幸，生命的流逝都是必然的，如果見到小花的剎那就是永恒，那何不把花落知多少的疑惑交給遼闊的大地去解決呢？剎那即逝的一生，我們專心賞花就好。

中國文學史上傑出的女詞人李清照，對於花的觀察十分細膩，在創作方面，她可算是一位優秀的賞花人了。「紅酥肯放瓊苞碎」寫的是梅花苞蕾的紅潤晶瑩，「情疏跡遠只香留」寫的則是桂花的獨特風韻。在她留下來的作品裏，花是自然之美，也是心情的代言人：「花自飄零水自流」寫的是相思，「人比黃花瘦」寫的則是寂寞。

但這首「攤破浣溪沙」中的花，卻特別地寧靜沈默，不代表愛，也不代表愁，只是單單純純地守著一朵花的本份，接受「木犀」這樣一個亙古以來的稱呼。

寫下這闕詞的時候，李清照是個剛剛由大難中活過來的人，戰爭迫使她從北流亡到南，失去了大批古物書籍，更失去了心愛的丈夫趙明誠。

趙明誠在考古學方面下了極大的功夫，李清照與他興趣相投，婚後還協助他完成了《金石錄》的編著工作。每天晚上，他們以點完一枝蠟燭的時間為準，或評論前代書畫彝鼎，或整理家中文物舊籍。興致來了，就辦場小小的比賽，只要誰能說對某事出於某書某頁，當晚，那個人便可享受對方的茶水侍奉了，而甘美的茶，總是隨著幸福的笑聲，喜孜孜地落滿衣裳。

金兵南侵之後，溫暖的燭光就再也點不起來了，有的也許只是趙明誠靈前的垂淚之燭吧！丈夫的病逝，使李清照晚年孤身飄泊，陷入悲痛的絕境中，奄奄一息。直到有一天，她從大病中掙扎著醒來，才知道，一切都過去了，像流亡途中的塵沙，飛得很遠很遠了。

只有木犀像貼心的朋友一般，靜靜守候著李清照養病的居室。

木犀花，也就是桂花，常常在乍然之間一樹盡放，令人思念起年少時，那些來不及開花結果的志向。但李清照並未因此而顧花自憐，綠肥紅瘦的海棠早已化作豐沃的泥壤，鋪設在人生最坎坷的一條路上，她在戰火中奔跑著，奔跑著，病倒了便讓那泥壤包容了去，不再悲傷。

「倒下」是個特別的緣份，彷彿自己是粒種子，被命運之手深深地種下，開花結果又成了指日可待的事。而賞花，更不是戰爭或流離所能夠阻隔的事了，當我的詩人朋友在戰場上與花相遇，紛飛的子彈無法參與，當李清照與一室溫雅的木犀相望，昨日種種亦無法參與。因為「倒下」的片刻已無限延伸，賦予美艷站起的動力。